

美上甄自氏索漢等蓋卯朔

卷之四

全三國文卷四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四

趙孔曜

孔曜安平人

薦管輅于冀州刺史裴徽

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爲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
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司馬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爲士英抱
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轡文學可爲痛心疾
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皋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
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
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案張采三國文紀載此竝云出藝

文類聚末知何據

陶丘一

一正始初爲太僕

薦管寧

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曰鸞鷟鳴岐周
道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
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絜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
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闢奧韜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要
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
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
傍流暘于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求雋乂故司
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
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
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華門偃息

窮巷飯鷺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
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
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
周文啟龜曰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
致非所已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
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僞邁已
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
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
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
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
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
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
處殊塗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魏志管寧傳太僕陶
巨一永寧衛尉孟觀

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邕

孔晏

晏

魏志倉慈傳但作晏字

字元儁魯國人為濟南相正始中遷散騎

常侍諫議大夫拜大鴻臚

奏諫齊王

禮天子之宮有斲礬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

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已使之可

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

魏志齊王芳紀

鄧艾

艾字士載初名範字士則義陽棘陽人為典農功曹司馬懿辟

為太傅掾遷尚書郎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初封關

內侯加討寇將軍歷城陽汝南二郡太守遷兗州刺史加振威

將軍高貴鄉公即位進封方城亭侯徵拜長水校尉進封鄉侯

行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遷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遷征西將軍景元四年蜀平拜太尉尋檻車徵爲衛瓘所斬

上言宜割右賢王劉豹部爲二國

戎狄獸心不巳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玃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制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巳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曰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巳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前勲此御邊長計也

魏志鄧艾傳

又陳羌胡事

羌胡與民同處者宜巳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

路魏志鄧艾傳

上言積粟

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于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魏志鄧艾傳

上言攻劔閣未克宜走陰平道

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魏志鄧艾傳

上言平蜀後事宜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已乘吳人震恐席卷之時

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畱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竝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曰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曰致孫休安士民曰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曰爲流徙則于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畱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曰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曰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曰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魏志鄧艾傳

重言

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于承制拜假曰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曰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曰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

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呂損于國也

魏志鄧艾傳案已上二

篇本傳作言于司馬文王不云為書然自蜀遠言當是賡記

書誘諸葛瞻

若降者必表封瑯邪王

華陽國志七

報後主降書

王綱失道羣英竝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呂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躄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曰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啟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曰禮與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曰見王者之義乎

蜀後主傳注引王隱蜀記

王弼

弼字輔嗣山陽人正始中爲尚書郎有周易注六卷略例一卷
老子注二卷集五卷

戲荅荀融書

夫明足已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豫
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已爲未能已情
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
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顏子可已無
大過矣

魏志鍾會傳注引何劭爲王弼傳

難何晏聖人無喜怒哀樂論

聖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已
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已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
于物者也今已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同上

武申

申嘉平初爲魏郡丞

奏論鍾毓爲出母服

禮出母與父母在爲母周記曰爲父後者無服案如記言蓋謂族別家異自有主後者無服非謂毓出母無緦麻之親還毓家者也禮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不惟降哀其無繼也通典九十四嘉平元年魏郡太守鍾毓爲父後已出母無主後迎還軌自制服郡丞武申奏成洽難吳商答

阮武

武字文業陳畱尉氏人仕至清河太守有正御覽作政論五卷

正論

裁國無利器猶已鉛刀而望其巧

北堂書鈔二十七御覽三百四十六

交游之黨爲馳騖之所廢

文選廣絕交論注

世多善弩而拙于弓弓無法準故任巧由意弩有法準故易爲善

御覽三百四十八

夫交游者儔黨結于家威權傾其國或曰利厚而比或曰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溪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今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爭訟之源

御覽四
百六

漁人張網于淵曰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于天下曰制強梁之人

立法曰隄民百姓不能于立防曰隄水江河不能犯

御覽六百
三十八

雖金玉滿堂明寶滿室飢不爲飽非國之用

御覽八
百二

阮籍

籍字嗣宗武族子爲從事中郎正元初封關內侯尋爲步兵校尉景元四年卒有集十三卷

東平賦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之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陵汙之則爲藪澤逶迤漫

衍繞已大壑及至分之國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暘其氣

傍通迴盪有刑有德雲升雷動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一作觀乃用一作

由期一作惑一作斯若觀夫隅隈之缺幽荒之塗忽一作湧漠之域窮

野之都奇偉譎詭不可勝圖乃有徧遊之士浩養之雅淩驚颯躡

浮霄清濁俱逝吉凶相招是已伶倫遊鳳于崑崙之陽鄒子喻溫

于黍谷之陰伯高登降于尚季之上羨門逍遙于三山之岑上敖

玄圃下遊鄧林鳳鳥自歌翔鸞自舞嘉穀蕃殖匪我稷黍其阨陋

則有橫術之場鹿豕之墟匪脩潔之攸麗于穢累之所如西則首

仰阿甄傍通威蒲桑閒濮上淫荒一作風所廬三晉縱橫鄭衛紛敷

豪俊淩屬徒屬畱居是已強禦橫于戶牖怨毒奮于牀隅仍鄉一作

渺飲一作欲而作慝豈待久而發諸土缺惟中劉王是聚高危臨城

窮川帶宇叔氏婚族實在其溜背險向水垢汙多私是已其州閭

鄙邑莫言或非殪情戾慮已殖厥資其土田則原壤蕪荒樹藝失

時疇畝不辟荆棘不治流潢餘塘洋溢靡之東當三齊西接鄒魯
長塗千里受茲商旅力閒爲率帥音師使曰輔驕僕纖邑于焉斯處
川澤捷徑洞庭荆楚遺風過缺是徑是宇由而紹俗靡則靡觀非

夷罔式導斯作殘是曰其唱和矜勢背理向姦向氣逐利因一作

作

畏惟愆其居處壅翳蔽塞窈邃弗章倚曰陵墓帶曰曲房是故居
之則心昏言之則志哀悒罔徙易靡所寤懷其外有濁河縈其塘
清濟盪其樊其北有連岡崧嶷崎嶇山陵崔巍雲電相干長風振
厲蕭條太原其南則浮汶湛湛行潦成池深林茂樹蓊鬱參差羣
鳥翔天百獸交馳雖黔首之不淑兮黨山澤之足彌古哲人之微
一作貴兮好政教之有儀彼玄真之所寶兮樂寂寞之無知咨閭
閻之散感兮因回風曰揚聲瞻荒榛之蕪穢兮顧東山之葱青其
丘里之舊言兮發新詩曰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之再榮
北門悲于殷憂兮小弁哀于獨誠鷗端一而慕仁兮何瀟朴之靡

逞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靈時憊惓已遙思兮飄飄飄已
欲歸欽不遊于陵顛兮舉斯羣而競飛物脩一作循化而神樂兮寧

遐觀之可追乘松舟已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縈騁驂騶于狹路兮

顧蹇驢而弗及資章甫已遊越兮見犀光而先入被文繡而賈戎

兮識旃裘之必襲奉渚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將言歸于美

俗兮請王子與俱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水之清流遂虚心而

後已兮又何懷乎患憂重曰嘉年時之淑清兮美春陽已肇夏託

思颿而載行兮因形骸已成駕遵閒維猶言坤維而長驅兮問迷罔于

苑風玄雲興而四周兮寒雨淪而下降忽一寤而喪軌兮蹈空虛

而遂征扶搖蔽于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熠一作耀之朝顯兮

喜太陽之炎精測虛舟已逞思兮聊逍遙于清溟謹玄真之謚訓

兮想至人之有形繡靡覩其紛錯兮慮彌遠而度逼竝旋軫于畎

澮兮若空桑之可卽言淫衍而莫止兮心綿綿而未息集舒一作書

詰已鑒戒兮賜一作恨

眾誨

之難測神遙遙曰抒歸兮畏雙環之在

側咨禽鳥之不羣兮悼悠悠之無極感藜藿之易脩兮攝左右之

相譽懼從風而永去兮託顓頊于鮒隅雖琴瑟之畢存兮豈聲曲

之復舒慮遨遊已覲奇兮彼上騰其焉如紛掩曖已亂錯兮漫浩

漭而未靜理都繆而改據兮竦端委而自整制規矩已儀衡兮占

我龜已觀省眺茲輿之所徹兮實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問兮

將一往而九反顧杲日之初開兮馳曲陵而飾容時零落之飄颻

兮試枯苑之必從釋遼遙之闊度兮習約結之常契巡襄城之閒

收兮誦純一之遺誓被風雨之沾濡兮安敢軒翥而遊署竊悄悄

之眷貞兮泰恬淡而永世豈淹畱已爲感兮將易貌乎殊方乃擇

高已登栖兮永欣欣而樂康

首陽山賦

正元元年秋余尚爲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牆下北首陽山賦